

“情人”杜拉斯 70岁说出来的秘密

识女图

“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而我的梦想，就是与你白头而死。如果爱，请深爱，爱到不能再爱的那一天。”

在关于爱情的诠释中，有个女人这么说。她探寻着人类情欲的起源，观念先锋甚至离经叛道，她叫玛格丽特·杜拉斯，法国著名作家、剧作家、电影编导。杜拉斯最为人熟知的小说是《情人》，这部小说曾被拍成法国同名电影，因为香港演员梁家辉的激情出演而一直未在中国大陆公映，勾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报》《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

好在小说可以免费阅读。《情人》是这样开头的：“我已经老了……相比你年轻的容貌，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一开腔已是说不尽的苍凉。70岁的杜拉斯回顾一生，从生活到小说再到哲学，她都在寻找绝对的爱情。她亲身体验着众多的爱，每一段都倾注真心。她张狂不羁，抽烟酗酒，可是谁能明白，这“备受摧残的面容”正是她寻找真爱的本来面目。

她有怎样的面目？一张旧照或许藏着些许答案。那时她尚年轻，安静地坐着，右腿搁在左腿上，两手轻轻合在腹部。如果不看眼神，她是标准的法国知识女性。而当你触到她的眼神，仿佛有两支利箭洞穿时空，隔着纸面冷冷地射过来。那是属于70岁的眼神，而那时她还不到30岁。她的人生，都写在她的眼睛里。

杜拉斯出生于1914年，父母亲都是教师。她生活的地方就像《情人》中描写的，“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在海洋深陷



年轻时的杜拉斯

之处消失不见”，而在这条荒僻瑰丽的河边，16岁的杜拉斯坠入初恋。

那时父亲已过世多年，母亲带着三个儿女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个姓胡的中国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帮她家渡过难关，并成为她的初恋。烟花易冷，这场在不对的年龄、不对的地点、不对的时机开始的恋爱，注定会怆然谢幕，他们在湄公河边告别，从此各自天涯。

一段未了情，却开启了杜拉斯终生的寻情记。1935年，回到法国的杜拉斯已经21岁，就读于巴黎法学院。她漂亮奔放，陷于一堆堆罗曼史。1939年她结婚了，

丈夫昂泰尔姆是她最信赖的兄长和朋友。

几年后，28岁的杜拉斯又爱上一名美男子迪奥尼，两人互相倾慕。杜拉斯行走在丈夫与情人之间，还将情人引荐给丈夫昂泰尔姆。她追求不受任何羁绊的绝对爱情，认为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了，然而再浪漫的法国人，也接受不了永远充满矛盾的激情。10年之内，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杜拉斯。

杜拉斯更加特立独行。70岁时，她已经活成一个洞悉万事的“时间老人”，满脸沟壑，两鬓苍白。她对着窗外的绿树，在打字机上敲击着《情人》的书稿，初恋如流水般涌出，唯美悲怆。她终于把埋藏五十多年的秘密说出来了，那是她魔幻的起点。

暮年，她认识了27岁的大学生安德烈亚，一个瘦高而腴腆的年轻人。有人问她，“这是否是您最后一次爱情？”她微笑着：“我怎么知道呢？”不过，他确实是她最后一个情人了，他们相伴到她82岁离世。

《情人》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拥有全世界亿万万的读者。引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评价：“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他将杜拉斯与昆德拉并尊为文坛巨擘，其实也是肯定了杜拉斯的感性。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爱情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干扰，权利、财富、地位、阶层横亘在感情前面，房子、车子、票子考验着爱情的含金量。曾经激励人心的美好爱情与21世纪的饮食男女渐行渐远，功名利禄成为群体性追求。而杜拉斯的绝对爱情，虽是荒腔走板的爱情膜拜，但在金钱与爱情角逐的怪异现状中，从某种角度上说，也不失为一股清流，矫正人心，鼓励人们回归爱情的出发点：一千次地拥抱你，我爱你将一直爱到我死！



扫一扫，分享美文

“今天”的她

齐豫：一直在流浪

一头凌乱却有层次感的发型，一身宽松飘逸的大花裙袍，齐豫给人的印象，似乎永远就是这样一幅异国风情的模样。三毛曾说，台湾只有三个女人适合波西米亚式的打扮，那就是齐豫、潘越云和她自己。



齐豫

作家，资深媒体人。出版长篇小说《阳谋为上》等作品3部，数十篇作品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和多种文集，在全国十数种报刊上辟有专栏。

此话诚然，它无意中道出了齐豫真正的内在。花甲之年的齐豫，其实跟三毛一样，一直都在流浪。三毛的流浪，在脚步上；齐豫的流浪，在内心里。她的一生，都在努力寻找着那棵梦中的橄榄树。

60年前的今天，齐豫出生在台中。得母亲的遗传，齐豫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她从小就喜欢唱歌，高兴时唱，忧伤时也唱，街坊邻居都知道齐家有位歌唱得很好的小女孩。但是，身为公务员的父亲，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让齐豫去唱歌。齐豫是个乖乖女，从不敢拂逆父亲。她一心读书，连学钢琴的梦想都不敢跟父亲提。

21岁时，正在国立台湾大学读大三的齐豫背着父亲参加歌手大赛，以一曲《Diamonds and Rust》荣获台湾第二届金韵奖冠军和第一届民谣风冠军。就在这次大赛上，她得到了担任评委的台湾音乐界大神李泰祥的赏识。他拿出自己5年前创作好的歌曲《橄榄树》，让齐豫录制

了第一张唱片。《橄榄树》简直就是上帝专门留给齐豫的一份厚礼，它完全切合了齐豫独特的嗓音和气质，她的演唱几乎是歌人合一。一时间，齐豫这个名字随着《橄榄树》传遍了台湾岛内。

出名对齐豫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父亲对她的看管更严了。每次她去录音什么的，父亲规定不得迟于晚上9点回家。齐豫只好将心里的音乐梦压着，她遵从父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美国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研究生。在美国留学头两年，齐豫没有回过台湾，她当时的想法就是研究生毕业后争取到大学任教。但每当空闲时，她总情不自禁地将《橄榄树》唱片拿出来，一个人坐在窗前静静地聆听自己的演唱。渐渐地，她内心深处某种东西越来越骚动不安。齐豫终于清楚地意识到，那是自己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一颗属于自己的橄榄树种子在萌芽。

于是在大二的暑假，她回到台湾，又开始了与李泰祥合作。此后就一边在美国读书，一边趁空回台湾制作音乐。那时台湾还没有版权制度，即使大牌歌手也得不到任何版税。为了生存，歌手们都只有凭发行唱片带来的名气去歌厅卖唱赚钱。但齐豫却坚持心里做纯音乐的梦想，从不上歌厅唱歌。有次她从录音棚回来，父亲严肃却又赞许地说：你还算自重，没有去歌厅卖唱。齐豫这才发现，原来父亲一直在后面悄悄跟踪她。

有人说，齐豫的歌是绿色。我想，这不仅因为她天生纯净的嗓音，更是源于她内心深处有一棵郁郁葱葱的橄榄树。这位才女对音乐完美的追求几乎到了苛刻的

地步，尤其对歌词她要求更严。制作音乐时，她首先要看歌词，然后再谱曲。她说，好的歌词才能更好地表达歌手的心境。1983年，她出版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又是一张古典结合流行的经典。第二年出版的《有一个人》专辑，以徐志摩、痖弦等人的诗为歌词，将文学音乐的风格发展到了极致。优美的歌词，配上齐豫纯净得如同高山清泉的声音，演唱时简约而不炫技，难怪李宗盛说，齐豫的特色很难通过练习达到。

独特的音质，唯美的风格，齐豫的歌对于其他歌手来说，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谁翻唱谁就会因为功力不够掉下去。对于普通听众来说，更不容易学唱。因此，齐豫的歌变得越来越“小众”，到最后她唱佛歌，传播就更慢更窄了。齐秦曾想帮助姐姐试着改变这种曲高和寡的状态，但齐豫却做不到。

在齐秦眼里，外表大大咧咧的姐姐，其实是一匹“骆驼”，她任劳任怨地载着太多的苦。这位有着“天籁之音”的歌后，自嘲自己从没有大红大紫过。在一些听众的眼里，她身上的标签就是“齐秦姐姐”和“《橄榄树》的演唱者”。齐豫在《哭泣的骆驼》中，已用歌声回答了这种无奈：“我背负着幸福，却追求着痛苦。流浪，也许是爱你唯一的去路。”

也许，这种痛苦，正是流浪的齐豫一直在寻找的梦中橄榄树。



扫一扫，分享美文